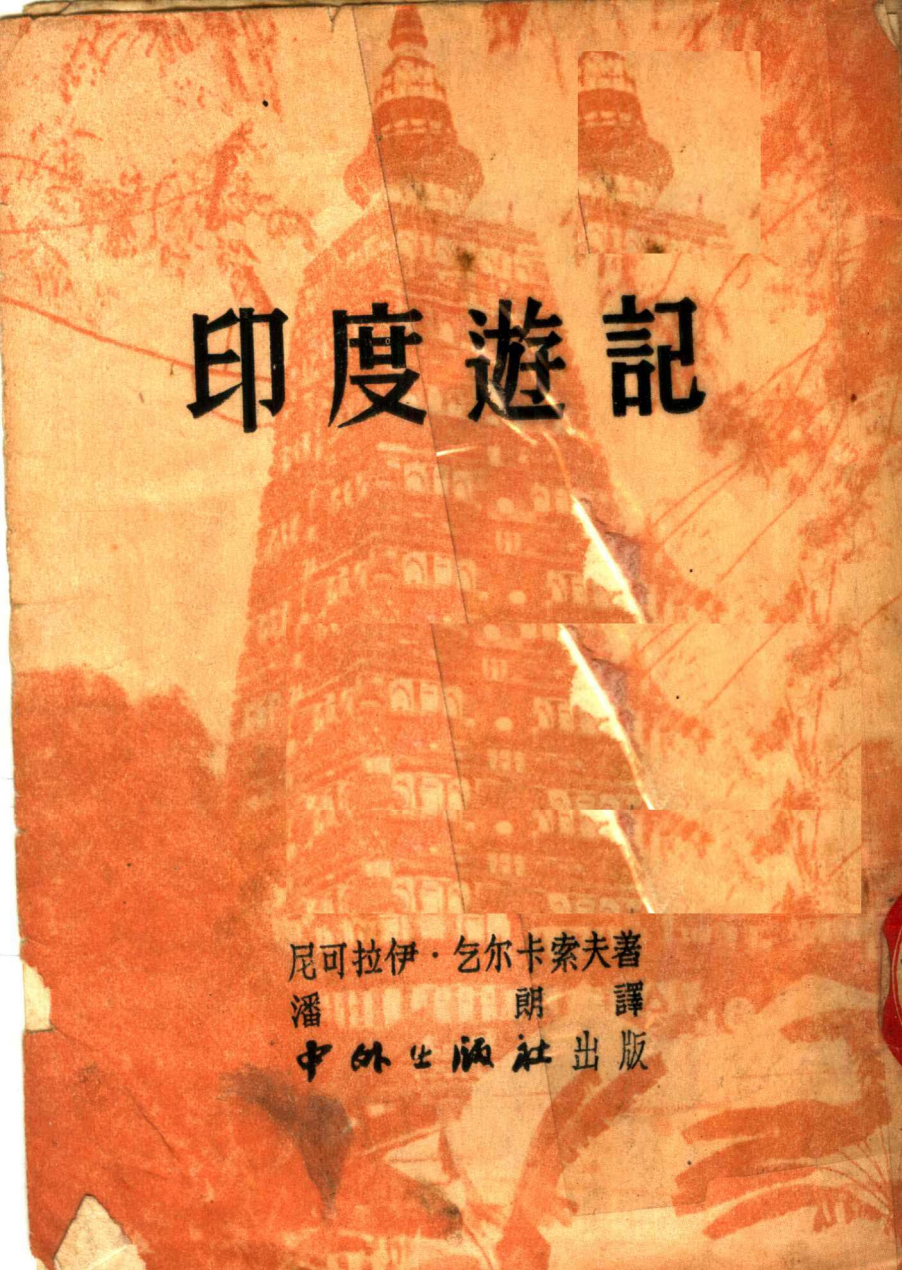




印度遊記

尼可拉伊·乞爾卡索夫著
潘朗譯
中外出版社出版

印 度 遊 記

屈可拉伊·乞爾卡索夫著 潘 明譯

中 外 生 活 社

目次

印度遊記	一
在加爾各答	四
在孟買	三一
安羅拉和阿旃陀	四五
在南印度	四九
德里和齋浦爾	六〇

印度遊記

出發到印度去以前兩小時，在『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上，乘務員代表向蘇聯代表團——地質學家和電影工作者——分發調查表。

提出的問題之一是『兩天以前您在那裏？』以及『四天前您在那裏？』『六天——八天——十天——十二天——』等等。

『一星期前您生過什麼病？兩星期前，三星期前？』等等。『您帶運些什麼？有沒有捲烟？有多少？您沒有自行攜帶的酒類嗎？』

調查表包含無數的問題，特別是爲完成其空運商人們所規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答覆這些問題。

阿拉伯海在我們底下了。飛機飛得高，看不見波濤，但仔細向下望去，就

剛好辨認得到細細的綫條，像魚身上的鱗片那樣，證明阿拉伯海在掀動着。在視野裏出現一艘小小的帆船——看得清楚出發捕魚的漁夫。

我們從開羅出發作不着陸飛行已有十八小時了。自己沒感到什麼了不得，倒是那份調查表，要回答那些不相干的問題，已足足耗去了五小時。飛機裝滿了旅客。在我們的背後和左邊坐着的是印度人：一個有白體體的鬚髯老漢，蒙着灰色的頭帕，看起來是位學者；女人穿着民族服裝，前額畫着一粒紅點；和她並排的是她的丈夫，穿西裝。他們是飛回自己祖國的。

前面遙遠地望到印度的土地了。我們飛向孟買，好不容易填滿了那又長又無聊的調查表。機輪已經着地，飛機已滑進機場的倉房。我們意識地發生愉快的感覺，終於完成了在機場繼續呆過幾天的空中旅行。

經過了查驗護照之後，我們又得填寫新的調查表，接受海關檢查，然後離開機場。蘇聯之友會的代表、印度電影工作者和在孟買舉行蘇聯電影週的委員會的會員們來迎接我們。我們立刻感受到印度廣大人民階層對蘇聯的熾熱的同

情。有人在歡呼：『蘇聯萬歲！』全場歡呼應和。按照印度的風俗，我們的頸項上祇佩戴上用薔薇花朵結成的巨大的花項圈。我們坐進汽車，駛往離機場三十哩的孟買。

汽車靠公路的左側疾駛。對我們是不惜的靠左駛行，還猛烈的顛簸，我們不安地看著迎面而來的疾駛的車輛。經過孟買的近郊時，我們看到從巴基斯坦逃來的難民們的大聚落。人們住的小屋是用薄板、鐵片和廢鐵皮搭成的『小房子』，糊着紙片和舊報紙。在這些貧苦的住宅的門口，飢餓的孩子們在弄着什麼。他們的媽媽蹲在那裏，他們在小小的爐灶上準備食物，做着手藝和各種家務。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這是許多年來英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政策的許多結果之一。英國殖民者用盡各種方法在印度人民中間挑撥民族與宗教的衝突，以期破壞印度人民的團結。

我們幾乎立刻又從孟買飛往德里，又從德里到加爾各答。我們和孟買和德里的親近比較遲些。

在加爾各答

在加爾各答機場，有很多人迎接我們。婦女和男子們的黑黝黝的臉上微笑着，露出光輝的白牙，閃着驚奇的眼睛。他們是那麼特別的親切和同情，使我們感到溫暖。在歡迎詞中，在握手時，令人感覺印度人對我們——偉大的蘇聯使節的忠誠的友誼和好意。我們遇到了那麼多關於我們國家的問題，使我們好不容易答覆得好。

坐進了汽車，像在電影裏一樣，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郊區生活的閃動的畫面，接着到了加爾各答，巨大的港市。加爾各答位於恆河下游支流（呼格利河——譯者）河岸，直到一九一一年，它是殖民地印度的首都。這個城市是印度最發達的省分——孟加拉省的中心，以它的豐富的文學和藝術而久經讚美。賴賓德拉那特·泰戈爾（印度著名詩人——譯者）就在這裏誕生、長大和工

作。印度的英國殖民者對於孟加拉的政治的迅速發展表示不安。他們不祇一次地採取分割和隔絕該省的方法，並因此在一九一一年將首都遷往德里。

據官方估計，加爾各答的居民達六百萬。但是，我們的印度朋友說，實際上不止此數，約達八百萬人。加爾各答也像孟買那樣，充滿着大批的巴基斯坦的難民，過着不幸的、流離失所的和失業的生活。印度分割爲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這個最發達的省分被分割爲兩部分，對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普通人民及勞動者，成爲令人驚奇的苦難與貧窮的原因。印度和英國的反動派，爲了有利於殖民地的掠奪，盡力煽動內亂和互相殘殺，以期轉移勞動者對於許多急迫的社會問題的注意。

我們到了城市的中央大街，這裏有很多步行的、駕汽車、機器腳踏車和腳踏車的人。

我們吃驚地在街道上遇到那麼多的牛。牠們和人們平等地漫步或是偃臥在人行道上，在走廊上憩息，汽車司機小心謹慎地迴避牠們。問印度人：「這

些牛是誰的？」，回答是：『牠們不屬於誰，這是神獸，雖然是在城市裏生活着的。』

印度人的答覆引起我們的驚異，他微笑地攤開雙手說：『我們的國家，幾千年來就爲這樣的迷信和偏見所支配，因此，對於我們，進步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工作就更加非常困難。我們的任何作爲都顯得無力。在你們旅行印度的時候，在你們的眼光下，還會見到比這更感覺驚奇的事實。在我們說，這不過是極平常的現象。』

印度人說的對。我們受到很多的感觸和驚奇。英國帝國主義的統治在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它阻止了她的發展達好幾十年。但是，我們在印度的訪問中，却更加使我們確信，在印度和她的人民中存在着怎樣巨大的希望。

我第一次看到人力車。憔悴的印度人在車槓裏拖着車輛，歐洲人嚴肅地坐着，架起了腿，他們口裏嚼着雪茄。坐車的是兩個人，有時還有三個旅客，

而人『馬』則用盡全部力量拖動車輛前進，左手挽着小鈴，按着自己的步伐發出聲音。市裏的人力車很多。他們把自己的車輛放在柵欄或牆壁旁邊，坐着等待顧客。

有論千的人力車爲商號運貨，但車子常常還是過剩。人力車夫出賣了自己衰弱的疲憊的勞動力，收到的幾文錢常常不足以吃飽肚子。人力車夫要維持有一輛車也不可能。要經營這種『運輸機關』，至少須有五百輛車子。那祇有從不幸的人力車夫身上盤剝到大量金錢的商人才有辦法做到。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車輛是一個美國人最先於一八六七年在日本設計構造的。美國傳教士哥勃爾『證明』，如果人能抬轎，那麼就會拖車。他設計構造了這種車輛，就趕快爲他這種可恥的『發明』取得專利權。

人行道上依偎着半餓的印度人。路上還蹲着理髮匠就在露天替顧客理髮。到處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睡眠和躺臥在地上。大街上有好多歐洲人的豪華的大洋房、咖啡館、鷄尾酒會俱樂部、大理石的電影院、有防護圍的商業廣告和關於

新電影的大幅廣告。而在人行路旁，在自來水掣邊，却有半餓的印度人在沖洗，用罐盞注水沖洗自己。汽車偶一停下來，就有幾十個窮人，帶着孩子的女人，圍了攏來，伸出她們瘦弱的手。

到了城市中心的一個廣場上，那裏有人在玩板球。稍遠一些，印度兵——廓爾喀人在大鼓的聲音下操練。我們看到了巨大的大理石的『紀念』碑，是爲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而建築的。這位女皇正式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宣佈自己爲印度皇帝。

我們轉向左邊的街道。看到一大羣人提着桶子從石級擠向紀念碑。這是什麼一回事？這裏是一個加爾各答知事的紀念碑，是極無意義的作品。大理石的知事站在基石上，他的頭部却被塗上了紅色的顏料。是一天晚上，愛國者對自己的『恩人』開了一次玩笑，警察看到了要大家洗去這種顏料。

經過二分鐘，在隔鄰的一條街上，也有一座像——另一個已死了的知事，也被塗上了紅色顏料，而且在它的頭上被套上了一把尿壺。這樣的紀念碑在加

爾各答很多，愛國者依次地從其中一個到第二個給塗污了，給警察以嫌惡和困難，而對自己的印度人民却帶來了歡笑。

乘車經過橫架在恆河上的金屬構造的有巨大的堆架結構的橋樑。很熱。低級偽造的摩羅式的無意義的建築物上，分佈着大幅的商業廣告招貼和印度明星的像片。在人行道上又看到有人躺着。眼光接觸着印度人身上，那是袒裸地披着粗劣的襤褸的衣服，閃着驚訝的美麗的眼睛，長而黑的頭髮披到肩上的人們。『神牛』成羣結隊地經過，汽車在疾駛，人力車趕着路。

看到有好幾千的加爾各答的本地人沒有房屋，棲息在馬路上。到了黃昏時分，在廣場和橋底下的每一角隅，散佈着蜷縮在骯髒而襤褸的破衣裏的人們，往往就在人行道上熟睡了。其中有的是病人——有時是已經死了的。

這些事實對於加爾各答的報紙不能說沒有理會。當我們在加爾各答的時候，親英的『政治家報』曾掲載一個讀者的信。他喚起加爾各答的行政當局注意有大批無家可歸的人露宿在街頭，信裏提出要求禁止這種有失觀瞻的現象，

並按下列動機從馬路上驅逐無家之人：『步行者要跨過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體，不能判斷他的情況——他只單純是睡眠呢，還是因為某種疾病失去了力量而躺着，或者他已經什麼感覺也沒有，因為他已經死了？這情況就很使步行者難以決定應該怎樣：跨過這些躺着的身體前進吧，要是他是健康的，僅僅是睡着和爲了勞動而憩息一下的？向他們禮讓吧，如果他是爲了某種疾病而癱瘓着？再或者在祈禱上帝吧？再或者躺着的人已經死了？』

寫信的人沒有對報紙提出別的任何問題。沒有作出任何結論，好像這樣論萬人的流離失所是正常的現象。這幅圖畫真正地使每一個人——首先是訪問加爾各答的人吃驚了。

晚上，我們和在加爾各答舉行蘇聯電影節日的委員會的會員們會見。我們受到在印度舉行蘇聯電影節日的孟加拉與加爾各答委員會的招待。印度人民和輿論對於蘇聯電影的極大興趣，鼓舞了印度電影工作~~者~~和製片工人們的進步集團舉行這個節日。在印度最大的城市曾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參加的除了各大電

影院和製片廠工作者的進步組織的代表們、及民族上層社會、文學界、藝術家的代表以外，在若干城市，甚至還有在印度受到特別尊敬和終身膺選的法官。例如加爾各答委員會的主席是法官張德爾，孟買委員會的主席是法官札格拉。導演 B·H·普陀夫庚和我受到這些印度的委員會的邀請，參加節日的招待會。

節目原是從一九五〇年九月就開始的，我們因為很久沒有獲得入境證而沒有參加。蘇聯電影被證實已獲巨大的成功。對於蘇聯電影工作者的注意是那樣的廣大，進步的輿論乃至電影製片者的要求是那樣的迫切，以致當局終於在十二月裏給我們入境證。印度的輿論因為要等我們到來而甚至要求延期舉行。商行老闆、導演們希望和蘇聯電影工作者確定機動的創造上的關係，交換工作經驗，聽取關於蘇聯電影它的導演人與演員的說明。印度電影工作者關注的是蘇聯電影創作上的和蘇聯國營電影工業的基本原則。

我個人還被委託作關於蘇聯戲劇與電影演員的工作的報告，並從十四種巨

片中挑選出由我攝製的要我作說明。導演普陀夫庚發表了關於蘇聯導演的工作和說明他的新片『朱可夫斯基』。

儘管有好萊塢的壟斷資本家的多種多樣的阻撓，以及那種近乎禁止蘇聯影片的檢查，儘管有控制着印度最佳電影院的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怎樣出力，蘇聯影片還是衝破了重重的關欄。蘇聯影片在印度千百萬居民中受到了最狂熱的歡迎，這次訪問證明了廣大人民對於多民族的蘇維埃聯邦的生活的興趣日益增長着。我們的影片在孟買和加爾各答獲得數以萬計的觀眾。印度報紙記載：蘇聯電影工作者的旅行印度，對印度進步電影事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並且幫助撤消妨礙蘇聯電影上映的關欄。

印度的電影導演對我們說，按照電影企業家的頑固的要求，他們不得不模倣好萊塢生產的反動和不道德的影片。這些公司的大老闆們，當然，把他們的任務歸結到從電影工業中抽出儘可能的更多的利潤，而印度的影片，照電影導演們的說法，很可惜地，把教育廣大羣衆的手段，變成腐化這些羣衆的手段了。

印度朋友告訴我們說：「爲了抄近路，電影工作者放棄了作爲印度電影工業的拓荒者的美麗的理想。」

這是好萊塢以外的對於印度電影的影響，影響了印度的輿論，並且在他的影響之下，印度政府現在已經成立一個處理重要的電影問題的委員會。特別是實行與電影中教唆殺人和淫穢的表現作鬥爭，與電影生產的無政府現象作鬥爭。印度大大小小的電影製片場，每年出產的影片約爲二百五十部。到處都對我們貪婪地詢問關於蘇聯電影生產的計劃化與組織化的原則，關於青年導演、演員與攝影員的教育，關於劇本的預定和關於拍製電影的所需時間等等。

我們了解所有我們的關於影片生產的經驗，對於印度，甚至是進步的電影團體，也不是完全可以利用的。但是，散播一些有用的種子，把我們的一些零星的經驗轉交了，談談關於蘇維埃國家，她的偉大的勞動的創造力，及爲和平而鬥爭——這原是在印度各地的許多會見的談話的時候，給自己規定了的任務。

我們到達那一天的晚上，加爾各答舉行蘇聯電影節日委員會的會員們，爲我們舉行一次會見。在三座小小的花園裏，有着剪平了的草地，有桌子、圈椅、小凳、椅子，聚坐着各種電影團體的代表、作家、戲劇工作者。重新在我們的頸項掛上薔薇花項圈，婦女們坐在左邊，男人在右邊。給我們喝加了牛奶的印度茶，還有糖果。很快地充滿了友好的氣氛。普陀夫庚和我，認真變成問題的靶子，我們答覆了許多訊問。

後來，我們被建議去一個舞蹈院觀賞印度著名舞蹈家烏達烏·香喀爾的舞藝。這是曾經走遍半個世界的大舞蹈家和舞劇名星，並曾夢想訪問蘇聯，以期會見在印度也很出名的熟識的蘇聯舞劇家。我們暢盡地觀賞了烏達烏·香喀爾自己和他的小小的一班人的高度的藝術表演，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以各種神話爲主題的舞蹈，是表現農民生活（收穫、結婚）的舞蹈。

香喀爾的藝術是人民的藝術，但是它有點兒理想化了。很明白，這是作爲美國舞台主人的特別興趣而傳授，和在觀衆面前表演的。舞蹈家具有一雙令人